

白崇禧別傳(三)

謝康

討論經月意見不一

國民革命軍在民國十七年秋完成北伐的時候，主要的四部分，即蔣、馮、閻、李所統率的第

一、二、三、四這四個集團軍，當十七年七月六日，蔣公率同各集團軍總司令祭告 總理靈樞以後，即已就各軍的復員問題，商定了大致的原則。到了十八年一月，又在南京舉行「編遣會議」，討論實施編遣的細節時，各集團軍對於編遣及保留員額的分配問題，却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他們討論了將近一個月，雖勉強達成協議；但到後來分區進行編遣時，又發生許多事實上的困難，鬧得很不愉快。因為這時的裁軍，除一次給予被裁的人員以少量的「遣散費」而外，沒有什麼善後辦法，完全不像近年來在台灣的退役官兵輔導工作，做得這麼完善。而且被保留的兵員名額分配的標準，也不見得完全公正無私。這雖是國內的裁軍問題，但也有幾分像第一次大戰後日內瓦國際聯盟所召開的列強軍備縮減問題，不知開過多少次會，仍很難得各有關方面大家都滿意，這也是筆者在國聯工作時，所親見的。古語

說：

「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語見左

傳）

十八年年初的編遣工作，既然發生許多不愉快的事情，到後來更相持不下，竟至掉轉槍頭，以兵戎相見。在九一八瀋陽事變以前，中央和第二、三、四各集團軍都發生過衝突或戰爭，真可說是「難兄難弟」了。這個復員編遣的問題，不能公平解決，可能是內部分裂的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吧？

白崇禧先生這時三十六歲，正是年富力強的大有為之年，一聽到編遣會議這些令人可慮的消息，其心情的苦悶是可想而知的。但他是一個一心要替國家做事的人，不願自甘閒散，或跑回家鄉作種瓜種柳的退伍將軍。他曾經請求辭去現任職務，另由中央派他到新疆，負起開發邊區的責任，但又遲遲未見批准，心中正在納悶。

武漢分會桂鄂人事

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八年三月在南京召開，接着便是李濟深被扣留，中央對武漢下討伐令，免李宗仁、白崇禧本

兼各職，並開除其黨籍。這事情的發生，其導火線是由以李宗仁為主席的武漢政治分會，未經呈報中央而擅自對湖南省政府主席魯滌平下免職令所引起的。武漢為第四集團軍駐防的地區，第四集團軍的第七軍，官兵幾全屬廣西人，實力相當強，而且很能打仗，龍潭之役，貢獻很大，犧牲亦最大。但四集團中的第十八、九兩軍，軍長胡宗鐸、陶鈞，則為湖北人。李宗仁名義上是政治分會主席，而主張「鄂人治鄂」，實權則操於胡、陶兩人及張知本的手上（張為湖北省政府主席，與胡、陶俱為政治分會委員），當時武漢有兩句頗流行的話說：

「廣西人拚命打仗，湖北人升官發財！」

為什麼說湖北人升官發財呢？因為當時在武漢的大官多是湖北人；而且第七軍和第十八、九軍的待遇，也相差很遠。十八、九軍的軍官可以揮金如土；而第七軍却時常開窮。甚至所轄各師向軍部借支一千塊錢，也時常借不到。有一次輪到某連的連長值星，但他向團長報告，不能在團部住宿。團長責問他：「為什麼？」他說：「報告團長：我夫妻兩人祇得一張棉被，如果我拿來團部

住宿，那我老婆便無棉被蓋，非坐着等候天亮不可了。」這不是笑話，而是實情，廣西人確能忍窮耐苦。但胡、陶兩軍是由廣西培養起來的，他們今天如此驕矜奢侈，使第七軍的官兵，心中總覺得有所不平，而形成了隔閡。於是中央乃利用機會密召曾因十六年清黨而脫離廣西集團的俞作柏密授方略，向其表弟李明瑞（第七軍的一個師長）游說，並且由李拉攏一個獨立旅長楊騰輝，傾向中央。及胡、陶與張知本用武漢政治分會名義於二月二十日下令免魯滌平職，中央乃於三月廿六日明令討伐武漢。蔣主席並御駕親征。李明瑞等馬上倒戈投降。胡宗鐸等匆忙逃走宜昌，部下潰散，本來能征慣戰的第四集團軍因此垮台。這時李宗仁在上海，白崇禧遠在北平，得到局勢惡化，中央要捉拿他們的消息，於是分別逃亡，並先後到達了桂省，與黃紹竑及留桂的舊部會合，然後憑一時的憤懣情緒及勇敢精神率部隊由梧州沿江邊東下，喫了粵軍和中央軍的敗仗，又退回廣西，但仍鼓其餘勇，分別在柳州、桂林、平樂一帶擊敗湘軍何鍵所部劉建緒等，迫其退回湖南。但俞作柏、李明瑞等奉中央命令，已乘虛進佔梧州。白崇禧、黃紹竑等乃退入越南。俞作柏於是做了三個月的廣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做廣西區編遣主任，這是十八年六月間的事。

俞作柏作風與倒戈

俞作柏，字建侯，民前二十四年出生於廣西北流縣，保定軍校第三期於民國五年與白崇禧、夏威、呂煥炎、梁朝璣等同時畢業。又同隸模範

營馬曉軍部下，嗣後又改隸李宗仁的自治軍。民十一年，他做了李部的一名統領，於入桂的陳炯明部隊撤走後，駐防貴縣時曾令其部下槍擊省長馬君武的座船，即有輪機兩艘淺水輪船，當場擊斃馬氏的姨太太，和留德學礦務的石工程師，又死傷了好幾個人，解除省長公署警衛隊的槍械。行為絕似土匪強盜，搶劫了船上的財物，嚇得馬君武和同行的學者專家顧孟餘等心驚胆跳。俞部發了一次「洋財」，然後呼嘯而去，這是馬君武一生中最大的傷心事。李宗仁聞訊由鬱林趕來貴縣向馬省長道歉，請他到貴縣城住了三天，協助他埋葬其如夫人及石工程師，然後送他們離去。並痛罵俞作柏一番，李對他的印象從此也就很壞了，其後將他撥歸黃紹竑部下。說到俞作柏的為人，很有野心和權力慾望，反覆無常，驕矜自大，生性桀驁不馴，陰鷲險狠，頗工於心計，毫無良心及人情味。他的長相，不同於常人，方頭大眼，朋友們以「俞大眼」稱呼他，他亦不以為怪。（筆者於十六年一月，在南寧見過他，那時他是廣西省政府委員兼農工廳長）當他作排長的時候，因為急於要升官，竟趁着一戰的場合，從後面將自己那一連的連長射死。於戰爭結束時，他又蒙騙長官，得陞任了連長。從這件事可證明他用心之狠毒。這和後來在貴縣做統領，竟敢槍擊馬君武省長的座船，謀財害命的強盜行為，如出一轍。

俞作柏在製造中央與廣西軍事領袖李宗仁、白崇禧衝突之前，他已是一個左傾的機會主義者。他看到國民黨容共時期，在蘇聯派來的顧問鮑

羅廷導演之下，中共的勢力日漸高漲，有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之勢。當民國十四、五年時廣州的中央黨部和廣西的省黨部以及農工團體，其中各部門多半已掌握在共產黨或親共份子的手上。省黨部的農民部部長就由俞作柏兼任。（筆者那時擔任廣西省立第四中學校長，深知省黨部已受中共份子操縱的情形）那時俞作柏靈機一動，就以廣西農工廳廳長的身份跑到廣州，由廖仲愷和甘乃光的介紹，走上鮑羅廷的門路，表示願聯絡共黨，奉行社會主義的決心。鮑羅廷喜出望外，除當面向他誇獎一番之外，即刻派遣手下嘍囉，跟他到廣西農工廳工作，名為依照國民黨政策，扶持農工，實則組成工會和農民協會，培植共產黨的勢力。鮑羅廷並為俞作柏策劃，要他回廣西提議創辦軍事學校，效法蔣先生辦黃埔軍校的故事，發展他的武力。俞氏回到南寧，廣西軍校，不久即告成立。於是在俞作柏卵翼之下，在廣西的共產黨及親共份子，除把持省黨部外，並在農工廳和軍校兩處集中活動。那時主持廣西部隊四集團軍總部政治工作的黃日葵，是著名的共黨分子。和俞作柏也頗為接近。

李白重回廣西主政

孰知好景不常，民十六年三月，俞作柏又有廣州之行。黃紹竑本已知悉他的秘密勾當，乃於他走後第二天的深夜，派出大批軍警，搜查農工廳及軍校，得到許多叛逆的祕密文件，並拘捕有罪嫌犯者多人。俞作柏在粵，驚聞事機失敗，即由粵走香港暫避（俞在南寧銀絲巷的公館，即由

省政府撥作新廣西旬報社之用，該報係由我創辦和主編的，我的辦公室，即俞氏二姨太舊日的閩房）直到十八年的夏天，時來運轉，他又回到廣西，做了一次短命的省主席。

當俞氏當主席的時候，即大量起用清黨時受監禁的共產嫌疑分子，以及在東蘭、鳳山打游擊的張雲逸（後任中共統治下的廣西省主席），鄧小平（當今中共「副總理」）、韋拔羣、韋日清（當今中共在兩廣的政要）等大搞其赤化運動。又宣布組織「反蔣軍」實行「社會主義」。事為中央所聞，遂被撤職查辦，俞氏乃又逃匿香港。中央旋以呂煥炎暫兼廣西省主席，其後不久，呂煥炎被其部下刺死。李宗仁、白崇禧得舊日部屬的擁護，乃重回廣西主政。

廣西省歸入中國的版圖，始於秦始皇時代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今之廣西，即屬於秦時的桂林郡和象郡，與安縣的靈渠，就是二千餘年前秦代水利建設工程之一。

廣西地貧民風樸實

廣西地勢，大部份為丘陵地帶，間中亦有些高山和平原，總面積將近二十一萬九千平方公里。但因山地太多而平原太少，因此地瘠而民貧。昔曾國藩稱「湖南之為邦，蓋亦山國荒僻之亞。」我以為若拿廣西來比較，又不如湖南了。俗諺說：「洞庭熟，天下足。」廣西省就沒有一個這樣的洞庭湖。比較廣東的財富，廣西更顯得是困窮的。不過比較貴州、廣西也許稍好一點。貴州的地勢比廣西高、山嶺也更多，俗諺有「天無三

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的話，大概是描寫貴州的吧（？）

由於地瘠民貧，生產不豐，所以廣西人的生活簡單樸素。除桂林、梧州、南寧、柳州這四個較大的城市，稍有一點普通都市生活而外，一般來說：全省其他九十餘縣的民衆所過的生活，都是舊式的農村（雖有一些小城鎮）以農業為主的的生活，工商業不發達，可說是還停留在資本主義以前的農業經濟狀態。人民生活相當艱苦。但因勤勞儉樸，不講求奢侈的享受，而量入為出，絕大多數的家庭，都能維持不飢不寒自給自足的生活。如果年歲豐收，沒有兵災，盜賊及其他天災人禍，若干農業或商業較發達的農村或市區，還時常呈現着一種小康的局面。（看不出那種「小貧、大貧」的現象）

農業民族的特性：如刻苦耐勞、謹身節用、愛好自然，和平處世，安份守己，保守傳統，熱愛自己的家庭和田園生活，誠樸爽直，重諾守信，敬老尊賢，服從政府的法令，這些優點，凡是農業民族所擁有的，一般廣西人都都具有。當然從另一方面看：缺點也不少，例如心胸狹狹，度量不够寬宏，缺乏北方大平原民族那種氣魄和風度，由於省內山多水淺，所見不够深遠的緣故。同時因為所居住的多是山區，交通不便，多缺乏向外發展的進取心，好像住在海濱的民族（如廣東人）那種飄洋過海的創業精神。因此，廣西人到海外僑居的遠比鄰省的廣東為少，甚至全省各大城市的商業（桂林除外）多半掌握在廣東人手裏。（在一篇「論廣西文化建設綱領」的文章裏。筆

者對本省人的性格，另有分析，此處不贅述。）從民國十九年多，白先生回省主持建設工作，至二十六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止，這七年間是他在省內埋頭工作的時期。實際上他是在勵精圖治，以他的政治才能領導廣西各界，積極苦幹，終於掙得了一個「模範省」的榮譽。

胡適之「廣西的印象」

這個榮譽的稱號，幾乎是當時曾經到過廣西參觀的人所發出的一致的公評。在這類的評論當中，可以胡適之先生的「廣西的印象」（見胡著：南遊雜憶。）為代表。胡先生於二十四年一月到廣西遊歷了兩星期，和白先生談了許多話，參觀了不少地方。他所寫的只是一些「印象」，而不是仔細觀察以後的評論。但也可以代表一個愛國學人對這個朝氣蓬勃的中國邊省的觀感。

以下是胡先生「廣西的印象」的摘錄：

「這一年中，遊歷廣西的人發表的記載和言論很多，都很贊美廣西的建設成績。例如美國傳教家艾迪博士說：『中國各省之中，只有廣西一省，可以稱為近於模範省。凡愛國而具有國家的眼光的中國人，必能感覺廣西是他們的光榮。』……他對廣西的贊語是很誠心的。」

「廣西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全省沒有迷信的，戀古的反動空氣。……我們在廣西各地旅行，沒有看見什麼地方有人燒香拜神的。人民都忙於做工，教育也比较普遍。……」

「廣西給我們第二個印象是儉樸的風氣。一進了廣西境內，到處都是所謂「灰布化」……」

(三) 傳別禮崇白

一律都穿灰布制服。……提倡儉樸，提倡土貨，都是積極救國的大事。……

「廣西給我的第三個印象是治安。廣西全省現在只有十七團兵，兵官共有兩萬人，可算是真能裁兵的了。但全省無盜匪，人民真能享治安的幸福。……近年盜匪肅清，最大原因在於政治清明……民團的組織又能達到農村，保甲制度可以實行。」

「廣西給我的第四個印象是武化的精神。……我們在廣西旅行，感覺到廣西人民的武化精神確是比別省人民高得多，普遍的多。這不僅是全省「灰布制服」和「民團制度」給我們的印象。我想其中原因，一部分是歷史的，一部分是人為的。……」

六點觀感兩項憂慮

胡適之接着解釋：(一)廣西民族中有苗、獠、侗、僮(壯)諸原種，富有強悍的生活力，而受漢族柔弱文化的惡影響較少。(二)太平洋國的威風至今還存留在廣西人的傳統裏。(三)廣西在近世史上有受民族崇拜的武將，如劉永福、馮子材之流，民間沒有重文輕武的風氣。(四)在最近的革命戰史上，廣西軍隊和他們的領袖，曾立大功，得大名，這種榮譽至今還存在民間。(五)最近十年中，全省雖屢經戰亂，而收拾整頓的工作都是幾個很有能力的軍事領袖主持的，在全省人民的眼目中，他們是很受崇敬的。(六)廣西學校中的軍事訓練，施行比別省早，成績也比別省好。中央頒布的兵役法，至今未能實行，廣西却已在實行了。……

：我們真不勝感歎國家民族爭生存的一線希望是在這一輩武化青年的身上了。

最後胡適之的結論說：廣西給我的印象，大致是很好的。但是也有些可以使我们代為焦慮的地方：(一)財政的困難(二)歷史的關係使廣西處於一個頗為為難的政治局勢(這即是說這個獨立的形勢，使兩廣時時感覺有對內自保的必要，而軍備不能減縮，軍費就不能不擴張)(三)缺乏一個專家的「智囊團」和多方面的科學人才……

胡先生的話，在讚美的方面，不是溢美，憂慮的方面是語重心長，愛國之念，溢於言表。他所謂的廣西省受人崇敬的人物，白崇禧就是其中之一。至於說「廣西有為難的政治局勢」也是真的，但這局勢在兩年後抗日戰爭爆發時，白崇禧即刻飛到南京，協助蔣公共赴國難，兩廣都服從中央的領導，那時節胡適之所憂慮的問題，也就不存在了。

廣西是一個貧瘠的邊省，在前清時，本省財政收入是不敷開支的，常常要靠鄰省廣東的協款補助。說到物質建設，則鉅額經費的籌措，十分艱難。但萬事非錢莫辦，結果，都因為窮鬼纏身，一籌莫展。從民國元年至十年間，陸榮廷主政時代，全省幾乎沒有什麼稍具規模的建設可言，民十至民十三年，由於內戰頻仍，各種建設，更無從談起了。

建設廣西兩個階段

民國十年冬天，國父到廣西視察，他的看法和一般人却有不同。國父曾說：

「廣西所謂貧瘠者，非真貧瘠也，特人事未到耳。……今廣西之窮，有如一人，將各種財寶，藏之鐵箱，失去鑰匙，所有財寶，不能取用，以致不能生活。」

國父對於解救廣西貧窮的辦法，訂有一套「實業計劃」，如交通、水利之類，他並主張：「興發各種利源，必須資本。廣西須大借外款，以築鐵路，以開礦山……」等。若當年國父開發廣西的計劃，能夠實現，那麼貧瘠的廣西早已不患貧窮，而且百廢俱興，定已成為三民主義「模範省」了。可是，由於連年戰爭不息，國父留給我們的課題，一直延遲了好幾年，都還未能找着答案。

直至民十四年七月，國父在北平逝世後四個月，作為革命策源地之一的廣西，在黃紹雄任民政長，伍廷黻做建設廳長的時代，一共將近四年的時間，曾經努力於地方建設工作。在鑛產、交通、農林、墾荒、市政、航政各方面，都有了相當的成就，詳見筆者所著「革命與建設」一書(民十七年南寧出版)茲不贅述。最不幸的是民十八年三月以後，北伐統一不久，內部又起紛爭，地方建設，受了政局變動的影響，又陷於停頓及大部分破壞的狀態。

現在要談的廣西建設，雖然不能說和民十八年以前的建設(特別在物質建設方面)沒有一點關係。但是打從民二十年春開始至二十六年夏盧溝橋事變全面抗戰爆發這六年多的廣西建設，則以白崇禧回省主持設計，躬親督導，埋頭苦幹，實幹的助勞為最多。(李宗仁的名位雖比他高，

(三) 白崇禧別傳

但只是掛名，而經常留在廣州。其次他有一個很得力的助手——廣西省政府主席黃旭初；以白崇禧高度的聰明智慧，思想靈敏，足智多謀，時常想出很好的辦法，透過全省黨政軍聯席會議，由黃主席以省政府各廳處的力量，貫徹政令推行到全省一百個縣市的每一鄉鎮村街里，一千四百餘萬民衆，大家協同一致，發揚團隊精神。在白崇禧的革命熱忱和歷次革命戰役的功勳及「小諸葛」的威望，用全副精神領導這一大羣純樸聽命富有幹勁的幾乎全屬農村裏長大的廣西民衆，從事有理論基礎的建設工作，於是「經之營之，庶民攻之。」民衆的力量一經發揮出來，就沛然莫之能禦了。這股力量的堅強壯大，八十年前，太平

天國洪楊石達開諸將領在金山田村起義，屢次擊敗清軍；八十年後白崇禧、黃旭初等建設廣西，一時有「模範省」的美譽。後來抗戰八年，以省爲單位，出兵最多是廣西。其後抗戰勝利不久，毛共全面叛變，又其後軍事情勢逆轉，而最後和匪軍作戰的，也是華中司令長官白崇禧所統率的以廣西兵爲主力的部隊。這些歷史上的大事件，多少可以反映出「廣西精神」，這種精神也就是愛國民族，愛鄉土的農業民族所發出的大無畏精神，用梧州人所說的廣州話（粵語的一支系）說來，就是「冇冇怕！」（沒有害怕）

筆者是廣西人，絕不願學老王賣瓜，自賣自誇，而且我生長在柳州區說普通話（桂林官話）的地方；而不是居住在說粵語的梧州區，根本就不會說什麼「冇冇怕。」只是當民國九年粵軍由漳州回粵，驅逐駐粵的桂軍莫榮新部隊時，喊出了

「打冇怕」的口號，第二年粵軍陳炯明部乘戰勝之餘威、長驅入桂，也以「打冇怕」爲名，於是「冇怕」三字就變成廣西人的混名（徽號）了。（兩粵號稱「一家」但從民初至二十年之間，兩廣兄弟部隊，也時常作鬩牆之爭的。至於「冇怕」的弱點，和抗戰前這幾年間廣西建設的成功和失敗，下文當提出檢討。）

三自政策的總原則

要明白白崇禧建設廣西的成績，不可不知道他的「廣西建設綱領」茲將其要點撮述如下：

(甲) 基本認識部分，共分四條。其第三條說

「爲促進本省建設及完成中國革命計，當奉行總理遺教，喚起民衆，共同奮鬥。對於社會生產直接間接有貢獻之民衆，須加以組織訓練，以充實其參與政治之能力。並須遵照總理『三民主義，爲人民而設』的遺教，一切建設計劃，皆以大多數生產民衆之利益爲基準。」

第四條、分爲甲、乙、丙、丁、戊等五項。其中甲項說：

「自衛、自治、自給之三自政策，應爲本省建設之總原則，即由此三自政策的推行，以達成建設廣西、復興中國的革命目標。」

乙項說：「以最大努力，從事軍事建設，充實民族自衛能力。」

丙項說：「爲達到民權主義計，本省政治建設，一方面要具足民主化的精神；一方面要厲

行保障民權，扶持人民自治能力，造成民主政治的基礎。」

丁項說：「由發達國家資本，節制私人資本，力求生產社會化，以實現民生主義的理想；向自給之目標邁進。」

戊項說：依據現階段經濟及軍事的需要，而訂定文化建設的方針。

以上各項，是基本認識。下文才是建設的綱領，其條文如下：

(乙) 政治建設

第一條 整飭行政組織，制定本省需要法規，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第二條 健全政治基層組織，推進建設事業

第三條 以現行民團制度，組織民衆，訓練民團，養成人民自衛、自治、自給能力以樹立真正民主政治之基礎。

第四條 發揚公正廉潔之政治風尚，肅清貪官污吏，制裁土豪劣紳，以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及自由。

第五條 推進衛生行政，發展人民保健事業

第六條 樹立文官制度之基礎，提高行政效能。

第七條 實施公務人員訓練，以增進其能力。

第八條 厲行預算、審計、會計制度。

(丙) 經濟建設

第九條 施行社會政策，依法保障農工利益，消泯階級鬥爭。

第十條 革新舊式農業，振興與農業相適應

之工業，使農工業互相促進，以達到工業化爲目的。

第十一條 開拓土產市場，提倡國貨，節制奢侈品之輸入。

第十二條 運用金融政策，扶植中小工商企業。

第十三條 適應民生需要，公營重要工商企業。

第十四條 在不違反公眾利益之原則下，獎勵私人投資，開發各種實業。

第十五條 積極開發本省礦產，並發展交通事業。

第十六條 改善稅捐制度，嚴禁苛捐雜稅及一切有礙生產之徵收。

第十七條 用果進稅率，徵收所得稅、營業稅、及遺產稅。

第十八條 整理土地，獎勵墾荒，振興水利，以發展農村經濟。

第十九條 推行合作事業，並設立農民銀行，與辦平民借貸所及農村倉庫，嚴禁一切高利貸。

第二十條 整理各縣倉儲，調劑民食。

(丁) 文化建設

第二十一條 提高民族意識，消泯階級鬥爭。

第二十二條 獎勵科學技術之研究發明。

第二十三條 根據政治、經濟、軍事的需要，確定教育方針。

第二十四條 改良教育制度，使貧苦青年均有享受高等教育之機會。

第二十五條 國民基礎教育一律免費，並限期強

迫普及。

(戊) 軍事建設

第二十六條 厲行寓兵於團，寓將於學政策。

第二十七條 由寓徵於募政策達到國民義務兵役

從上述基本認識及政、經、文、軍各方面建設所列的條款看來：白先生所領導的廣西建設，是以三民主義爲最高準繩，而以自衛、自治、自給爲實現主義的手段。而尤其注意的是軍事建設中的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及寓徵於募的三寓政策。這三自政策和三寓政策就是當年廣西新發明的口號。

這「三自」和「三寓」政策的推行，當年筆者因遠在歐洲，並未「躬逢其盛」，心中頗引爲憾！等到我於二十八年年底歸國，並於翌年初到桂林服務時，這些政策，已因對日抗戰開始，健生先生飛到南京，廣西歸政於中央，對於這曾經施行了六年餘頗著成效的省單行法規，已經廢止了兩年。從四十餘年後的今天看來，更是明日黃花，成爲歷史的陳蹟了。

民團制度成效甚著

但這套綱領自成一體完整的體系。而其最重要的部分即以最大努力從事軍事建設，充實民族自衛能力，「亦即第二十六條所說：『實施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及第二十七條的『由寓徵於募政策達到國民義務兵役。』而所謂『自衛』就是以自己力量防衛他人侵害，以本國力量防衛敵國侵害，以達成維持地方自治，保障廣西建設和捍衛

國家主權之目的，而謀民族主義的完成。有了自衛能力，就可以推行以健全基層政治組織的政治建設，和自給自足的經濟建設及各級教育文化建設了。（特別注重國民基礎教育及國民中學制度的建立。）

據白崇禧對人說：「三自政策與 總理的三民主義關係非常密切。……必須能自衛民族才能自由；必須能自治民權才能實行；又必須能自給，民生才能富裕。總理所指示我們的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四大建設，也祇有推行三自政策，才能實施，才能完成。因此我們可以說：三民主義是三自政策的理想；三自政策是三民主義的實行。」（見周開慶先生著：華南遊踪第三十四節）

其實，這三自政策最先開始實行的部分，就是「自衛」政策。由於民十九年，廣西局勢混亂，省內到處都是客軍和土匪，社會既不安定，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白先生有鑒於此。乃澈底改組舊有的民團，加以新的組織和訓練，使成爲真正可用的民衆武力，以綏靖地方而解除民困。這辦法實行不久果然生效，使全省的匪患肅清，地方歸於安定。民團在自衛方面既有貢獻，於是進一步訓練民衆養成他們團結互助，辦理地方事務及自治的能力。然後又更進一步，再謀求經濟建設，以達自給自足的目的。

從以上三自政策的演進程序看來：民團的組織和訓練，實在是抗日戰爭前廣西一切建設的基礎。民團組訓的初期，是「寓兵於團」，其職能乃偏於軍事方面，這也就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

「廣西的武化精神。」其後始推及於政、經、文化各方面。

由地方保甲演變而成的民團制度在我國已有了一很長久的歷史了，自鴉片戰爭發生後，廣東各鄉縣民衆，多組織團社，以抵禦洋兵的騷擾。其後洪楊事起，咸豐年間廣西羣盜如毛，各府州縣官吏縉紳先生，多領導其所屬的鄉村，從事於團練，以求自保，於是各村鎮關市始有民團公局或公所之設置，民間通稱爲「團局」，將周禮所說的以鄉三物教萬民卽六德、六藝、六行等孝友睦姻任卹的風氣，和孟子所稱：「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美德，加上功利戰鬥的精神，於是幾乎每一縣邑，都有團練公局，以保衛自家的鄉里爲其主要功能（見龍啓瑞：大岡步團練公局記）。而湖南湘鄉曾氏兄弟所統率以禦洪楊的湘軍，其初起時也不過是「鄉勇」或民團之類而已。這些都可證明民團在歷史上的重要性。

但是白崇禧於民國二十年起在建設廣西時所組訓的民團。其功能則超出了傳統式的民團之上。但爲什麼仍沿用民團的名義呢？爲的是使得一般民衆易於接受。其實是舊瓶裝新酒，辦法和舊時大不相同了。從前的民團，只是由各鄉縣團局各自爲政，不相統屬而且多由鄉紳們負責，難免不有土豪劣紳之類，混雜其間從中作弊。現在全省民團有一個統一的指揮機構，叫做「民團總指揮部」。另在每區各設一所「民團幹部學校」專訓練青年學生担任基層團務工作。在總指揮部之下，全省分設八個民團區，各設區民團司令部，區民團指揮官又兼任該區行政監督（卽行政

督察專員）直屬於省政府。每區管轄的地方由數縣至十數縣不等。（廣西全省面積，約略等於六個台灣這麼大）在區民團這一級之下，每縣設縣民團司令部，由正副縣長兼民團正副司令官。縣以下爲區鄉鎮村，分設區公所及區聯隊部，鄉（鎮）公所與鄉（鎮）大隊部，和村公所與後備隊。區鄉村長各兼任聯隊，大隊和後備隊的隊長。鄉村長並兼任國民基礎學校的校長，這就是所謂的「三位一體制。」

三位一體實為難能

這三位一體制，也是廣西建設的一個嶄新的辦法，以一人而兼三人之用，很經濟也很方便。

以鄉長爲例，他除鄉長這份工作外，必須兼任民團後備隊大隊長和中心國民基礎學校校長，這樣他的工作必然很繁重，而且以一人之身，很不容易兼具三種才能。因爲鄉長須要是地方基層行政人才；民團大隊長，必須是能帶團練或士兵的軍事人才；中心學校的校長，應該是一個具有學校行政的教育人才。縱然三才都具備於一身，而這個人兼管三種重要的業務，他必定分身乏術，或疲於奔命，或顧此失彼。所以筆者覺得這「三位一體」的理想雖高，可是對普通人而言，似難勝任愉快。縱使一時間能夠負責，也很難久於其任。但白崇禧主持廣西建設那幾年，對這個制度的運用，頗覺得心應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而其成績，也曾爲各方所共見。例如全省盜匪肅清，治安十分良好，政治相當清明，從上級到基層幹部的人員中，絕對大多都認真爲地方做事，

雖限於財力的不充足，但在各方面都有相當進步，這是當年會到過廣西參觀的人如美國佈道家艾迪博士、胡適之先生、周開慶先生等所共見共聞的，不僅有口皆碑，即從他們所發表的著作中，許多佳評，我們如今還可以讀到（見周開慶華南遊踪及胡適南遊雜憶。）至於廣西民團當匪酋朱毛和蕭克的部隊由贛南西竄，經過桂東地區時竟能將他們擊潰，並生擒了匪幫許多俘虜，收繳了幾千條槍枝，這種戰鬥精神，可以比美正規軍隊，也是別省的民團所無法辦到的。又如民國二十五年冬當長城軍事喫緊時，廣西二萬多個鄉村同時舉行慷慨激昂的「援綏大會」，愛國意識和團隊精神的蓬勃發揚，令人十分感動，這也要有相當良好的民衆組訓工作和同仇敵愾的政治教育，方才可以辦得到。

現在讓我抄錄一首「廣西民團歌」，以供讀者欣賞吧：

「誰能捍衛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

誰能復興我國家，惟我廣西民團！

我們有強壯的身體，我們有熱烈的肝胆。

我們要保護民族四萬萬，我們要鞏固國防守邊關。

我們不會咬文嚼字，我們只會流血流汗。

我們不會哀求討好，我們只會苦幹硬幹。

流血流汗才是英雄，苦幹硬幹才是好漢！

快奮起，同志們，莫長吁短嘆！救亡救難，任重如山。

快努力，同志們，莫偷閒苟安！強國強種，惟我民團！」

（未完待續）